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棘心

苏雪林 著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苏雪林代表作

棘 心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刘 纳 编选

華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雪林代表作：棘心 / 苏雪林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0.1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 陈建功, 舒乙主编)

ISBN 978-7-5080-5537-4

I. ①苏… II. ①苏… III. ①自传体小说—中国—当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2606 号

总 序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30年左右。30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30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迭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不过,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自身的一些优势以及本书编选过程的一些特色,我以为,这次我们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还是有以下优长:

其一,编选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这样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质量。

其二,规模最宏大。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这次所选的108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然后才确定下来的,除了我们过去一直注重的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特色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其三,版本最原始。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帮助。

其四,编校较严谨。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

相信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不会使读者失望。

是为序。



2008.1.19

苏雪林小传

苏雪林，女，1897年3月26日生于安徽太平县岭下村（今属黄山市永丰乡），1999年4月21日病逝于台湾。原名苏梅，雪林为字。曾用笔名有绿漪、灵芬、老梅、野隼、绿天、杜若、天婴等。

1914—1918年就读于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毕业后在该校附小任教。1919年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求学，与黄庐隐、冯沅君等同学。在此期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开始在报刊发表诗文。

1921年赴法留学，先后在里昂中法学院、里昂国立艺术学院学习，1925年回国。归国后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上海沪江大学、省立安徽大学任教，同时创作小说、散文、剧本等。1928年出版散文集《绿天》，1929年出版长篇小说《棘心》，在文坛有较大影响。

1931年起在国立武汉大学任教授，并开始发表对新文学作家的批评论文，如《〈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周作人先生研究》、《沈从文论》等，同时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出版了专著。

抗战期间，苏雪林出版了散文集《屠龙集》和传记文学《南明忠烈传》，作品中洋溢着高亢的爱国热情。

1949年，苏雪林赴香港，次年，再次去法国留学。1952年起居台湾，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教授、台南成功大学教授。1973年退休，但著述不辍。在台40余年，苏雪林主要致力于屈赋研究，并取得了令学术界瞩目的成就。

1998年，苏雪林以百岁高龄回故乡，并游了黄山，在海峡两岸传为佳话。

目 录

苏雪林小传	1
-------------	---

散 文

绿天	3
我们的秋天	7
归途	17
溪水	22
乐山惨炸身历记	24
敌兵暴行的小故事	29
屠龙	31
寄华甥	35
奇迹	39
母亲	42
炼狱	45
青春	56
中年	62
老年	70
家	81
当我老了的时候	88

长篇小说

棘心	95
----------	----

文 论

论李金发的诗	207
林琴南先生	214
多角恋爱小说家张资平	218
关于庐隐的回忆	223
郁达夫论	228
《阿 Q 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	236
俞平伯和他几个朋友的散文	250
山窗读画记	257

苏雪林主要著译书目	262
-----------------	-----

散 文

绿 天

康的性情是很孤僻的，常常对我说：“我想寻觅一个水木清华的地方，建筑一所屋子，不和俗人接见，在那里，你是夏娃，我便是亚当。”

我的脾气，恰恰和他相反，爱热闹，虽不喜交际，却爱有几个知心的朋友，互相往来，但对于尘嚣，也同他有一样的厌恶，因为我的祖先，都是由山野出来的，我也在乡村中生活了不少时候，我原完全是个自然的孩子呵！

康因职务的关系，住在S埠，我和他同居在一处，他每天到远处二三十里外的工厂里去上工，早上六点钟动身，晚上六点钟才得回家，只有星期日方得自由。

他上工去后，我就自己关闭在一个又深又窄的天井底，沉沉寂寂，度过我水样的年华。偶然出门望望，眼只看见工厂烟囱袅袅上升的黑烟，耳只听见隆隆轧轧的电车和摩托卡，我想念着我从前所爱的花，鸟，云，阳光……但这些东西不但闪躲着，不和我实际相接触，连我的梦境里都不来现一现了，于是我的心灵便渐渐陷于枯寂和烦闷之中。

我曾读过都德《磨房文牒》，最爱那《西简先生的小羊》一篇。咳，现在我也变成这小白羊了，虽然系在芳草芊芊的圈子里，却望着那边的崇山峻岭，幻想那垂枝的青松，带刺的野参华，银色的瀑泉。晚风染紫了的秋山，鼻子向着遥天，“咪！”发出一声声悠长的叫唤。

某年，即S埠为50年未有之大热所燃烧的一年，某月，即秋声和鸿雁同来之月，我们由S埠搬到S城里来了。

起先，康接着S城某大学的聘书，请他为大学理科主任，并允许由学校赁给我们屋子一所。那时我们并不知新屋是怎样一个形式，理想那或是几间平房，有一个数丈长宽的庭院，庭中或者还有一二棵树，但这于我已经很好，我只要不再做天井底下的蛙，耳畔不再听见喧闹的车马声，于愿已足，住房就说狭小，外边旷阔清美的景物，是可以补偿这个缺点的，所以康接到聘书之后，心里尚在踟蹰不决，我却极力地怂恿。啊！西简先生的小羊，已经厌倦了栅和圈了，它要毅然

投向大自然的怀抱里去。

康于是决定了赴S城教书的计划。

行李运去之后，康先去布置，我于第二天带了些零碎的东西离开了S埠。

我虽然在S城住过半年，但新房的路却不认识，同车夫又说不明白，我便到H女学校请校长洛女士引导，因为我曾在这个学校授过课，和洛女士颇有交情。

洛女士是美国人，性情极为和蔼，见我来很高兴，听见康也来S城教书，更为欢喜。她请我坐了，请出她朋友沙女士来陪我，又倒给我一杯冰柠檬水，两个钟头在火车里所受的暑热，正使我焦渴呢，喝了那杯水真有甘露沁心的爽快。

我谈起请她引导去看新屋的话，洛女士说：“那屋子很好，我常常想住而不可得，你们能够赁到这样的屋，运气真不错呀！”

“她们住在这样精雅的屋子里还羡慕我们的屋么？”我暗想。

喝完冰水后，她和沙女士引我走出学校，逆着刚才来的道路，沿着河走了十分钟，进了一堵墙，我们便落在一片大空场之中，场中只有一个小茅庐余无别物，我正在疑惑，洛女士指着屋后一道矮墙，和一丛森森的树木说：

“你们的屋子在这墙里。”

推开板扉，走进那园，才发现了一座极幽茜的庭院。

呵！这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走到屋前，康听见我们的声音，含笑由屋中走出，洛女士和他寒暄了几句话，便作别去了。

等她转过身去，我就牵着康的手，快乐得直跳起来：

“有这样一个好地方，我真做梦也没有想到！”

我们牵着手在园里团团地走了一转，这园的风景便都了然了。

园的面积，约有四亩大小，一座坐北朝南半中半西的屋子，位置于园的后边，屋之前面及左右，长廊围绕，夏可以招凉风，冬可以负暄日。

这园的地势太低而且杂树蒙密，日光不易穿漏，地上有些潮湿。所以屋子是架空的，离地约有六七尺高，看去似乎是楼，其实并不是楼，房子下面不能住人，只好堆煤，积柴，或者放置不用的家具。

园中尚有一个土墩，土墩上可以眺望墙外广场中青青的草色，和那一双秀丽的塔影。

园中的草似乎多时不曾刈除了，高高下下长了许多杂草，草里缠纠着许多牵牛花，和茑萝花，猩红万点，映在浅黄浓绿间，画出新秋的诗意，还有白的雏

菊，黄的红的大丽花，繁星似的金钱菊，丹砂似的鸡冠，也在这荒园中杂乱地开着。秋花不似春花，桃李之秾华，牡丹芍药的妍艳，不过给人以温馨之感，你想着于温馨之外，更领略一种清远的韵致和幽峭的情绪么？你应当认识秋花。

讲到树，最可爱的莫如那株合抱的大榆树了，树干臃肿丑怪，好像画上画的古木，青苔覆足，长春藤密密的蒙盖了一身，测其高寿至少都在一二百岁以上。西边一株榆树已经枯死了，紫藤花一株，附它的根蜿蜒而上，到了树颠，忽又倒挂下来，变成渴蛟饮涧的姿势，可惜未到春天，藤花还没有开。不然绿云深处，香雪霏霏，手执一卷书，坐在树下，真如置身于华严界里呢。

有一株双叉的榆树最高，天空里闲荡的白云，结着伴儿常在树梢头游来游去，树儿伸出带瘦的突兀的瘦臂，向空奋拿，似乎想攫住她们，云儿却也真乖巧，只永远不即不离的在树顶上游行，不和它的指尖相触，这样撩拨得树儿更加愤怒，臂伸得更长，好像要把青天抓破！

春风带了新绿来，阳光又抱着树枝接吻，老树的心也温柔了，它抛开了那些讨厌的云儿，也来和自然嬉戏。你看，她有时童心发作，将清风招来密叶里，整天飘飘缈缈地奏出仙乐般的声音。它们拼命使叶儿茂盛，苍翠的颜色，好像一层的绿波，我们的屋子便完全浸在空翠之中，在树下仰头一望，那一片明净如雨后天光的秋天，也几乎看不见了，呀！天也让它们涂绿了！绿天深处，我们真个在绿天深处！

“这园子虽荒凉，却富有野趣，”康笑着对我说，“如果隔壁没有别人搬来，便可以算做我们的‘地上乐园’啦！”

我没有答他的话，只注视着那些大榆树，眼前仿佛涌现了一个幻象：

杲杲秋阳，忽然变得炫目的强烈了，似乎是赤道下的日光。满园的树，也像经过了魔杖的指点，全改了样儿：梧桐亭亭直上，变成热带的棕榈，扇形大叶，动摇微风中，筛下满地日影，榆树也化成参天拔地的大香木，缀着满树大朵的花和累累如宝石如珊瑚如黄金的果实，空气中香气蓊蓊，非檀非麝，令人欲醉。

长尾的猴儿，在树梢头窜来窜去，轻捷如飞，有时用臂儿钩着树枝，将身系在空中，晃晃荡荡地打秋千顽玩。骄傲的孔雀，展出它们锦屏风般大尾，带着催眠的节拍，徐徐打旋，献媚于它们的雌鸟。红嘴绿毛的鹦哥和各式各样的珍禽异鸟，往来飞舞，不住地唱出妙婉的歌声。

树下还有许多野兽哩，但它们都是驯扰不惊的，毛鬣壮丽的狮子抱着小绵羊睡觉，长颈鹿静悄悄地在数丈高的树上摘食新鲜叶儿，摆出一副哲学家的神气，

金钱豹和梅花鹿在林中竞走，白象用鼻子在河中汲水，仰天喷射，做出一股奇异的喷泉，引得河马们，张开阔口，哈哈大笑。

这里没有所谓害人的东西，鳄鱼懒洋洋地躺在岸边，做它们沙漠之梦去了。一条条红绿斑斓的蛇，并不想噬人，也不想劝人偷吃什么智慧的果子，只悠闲地盘在树上，有时也吱吱地唱它们蛇的曲子，那声音幽抑，悠长，如洞箫之咽风。

这里的空气是鸿蒙开辟以来的清气，尚未经过市场尘埃的溷浊，也没有经过潘都兰箱中虫翅的扰乱，所以它是这样澄洁，这样新鲜，包孕着永久的和平，快乐，和庄严灿烂的将来。

林之深处，瀑布如月光般静静泻下，小溪儿带着沿途野花野草的新消息，不知流到什么地方去。朝阴夕阳，气象变化，林中的光景也是时刻不同的：时而包裹在七色的虹霓光中，时而隐于银纱般的雾里……

流泉之畔，隐约有一男一女在那里闲步。那就是人类的始祖，上帝用黄土转成的人，地上乐园的管领者。

……

“你又痴痴儿地想什么呢？我们进屋去罢。”康用手在我的肩上一拍，啊！一切的幻象都消失了，我们依然在这红尘世界里。

世上哪有绝对的真幸福呢？我们又何妨将此当做我们的“地上乐园”。

一切我们过去生命里的伤痕，一切时代的烦闷，一切将来世路上不可避免的苦恼，都请不要闯进这个乐园来罢，让我们暂时做个和和平平的好梦。

乌鸦，休吐你不祥之言，画眉，快奏你新婚之曲！

祝福，地上的乐园，祝福，园中的万物，祝福，这绿天深处的双影！

（选自《绿天》，1928年，上海，北新书局）

我们的秋天

1 扁 豆

“多少时候，没有到菜圃里去了，我们种的扁豆，应当成熟了罢？”康立在凉台的栏边，眼望那络满了荒青老翠的菜畦，有意无意地说着。

谁也不曾想到暑假前随意种的扁豆了，经康一提，我恍然记起，“我们去看看，如果熟了，便采撷些来煮吃，好吗？”康点头，我便到厨房里拿了一只小竹篮，和康走下石阶，一直到园的北头。

因无人治理的缘故，菜畦里长满了杂草，有些还是带刺的蒺藜，扁豆牵藤时我们曾替它搭了柴枝做的架子，后来藤蔓重了，将架压倒，它便在乱草和蒺藜里开花，并且结满离离的豆荚。

折下一枝豆荚，细细赏玩，造物者真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呵！它不但对于鲜红的苹果，娇艳的樱桃，绛衣冰肌的荔枝，着意渲染，便是这小小一片豆荚，也不肯掉以轻心的。你看这豆荚的颜色，是怎样的可爱，寻常只知豆荚的颜色是绿的，谁知这绿色也大有深浅，荚之上端是浓绿，渐融化为淡青，更抹一层薄紫，便觉润泽如玉，鲜明如宝石。

我们一面采撷，一面谈笑，愉快非常，不必为今天晚上有扁豆吃而愉快，只是这采撷的事实可愉快罢了。我想这或是蛮性遗留的一种，我们的祖先——猿猴——寻到了成熟的栗榛，呼朋唤类地去采集，预备过冬，在他们是 fastest 的，到现在虽然进化为文明人了，这性情仍然存在。无论大人或小孩子——自然孩子更甚，逢到收获果蔬，总是感到特别兴趣的，有时候，拿一根竹竿，偷打邻家的枣儿，吃着时，似乎比叫仆人在街上买回的鲜果还要香甜呢。

我所禀受的蛮性，或者比较的深，而且从小在乡村长大，对于田家风味，分外系恋：我爱于听见母鸡咯咯叫时，赶去拾它的卵；我爱从沙土里拔起一个一个的大萝卜，到清水溪中洗净，兜着回家；我爱亲手掘起肥大的白菜，放在瓦钵里

煮。虽然不会挤牛奶，但喜欢农妇当着我的面挤，并非怕她背后换水，只是爱听那迸射在镀锌铁桶的嗤嗤声，觉得比雨打枯荷，更清爽可耳。

康说他故乡有几亩田，我每每劝他回去躬耕，今天摘着扁豆，又提起这话。他说，我何尝不想回去呢，但时局这样的不安宁，乡下更时常闹土匪，闹兵灾，你不怕么？我听了想起我太平故乡两次被土匪溃兵所蹂躏的情形，不觉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2 画

自从暑假以来，仿佛得了什么懒病，竟没法振作自己的精神。譬如功课比从前减了三分之一，以为可以静静儿的用点功了，但事实却又不然，每天在家里收拾收拾，或者踏踏缝纫机器，一天便混过了。晚上在床上的时候，立志明天要完成什么稿件，或者读一种书，想得天花乱坠似的，几乎逼退了睡魔，但清早起床时，又什么都烟消云散了。

康屡次在我那张画稿前徘徊，说间架很好，不将它画完，似乎可惜。昨晚我在园里，看见树后的夕阳，画兴忽然勃发，赶紧到屋里找画具！呵，不成，画布蒙了两个多月的尘，已变成灰黄色，画板，涂满了狼籍的颜色，笔呢，纵横抛了一地，锋头给油膏凝住，一枝枝硬如铁铸，再也屈不过来。

今天不能画了，明天定要画一张。连夜来收拾，笔都浸在石油里，刮清了画板，拍去了画布的尘埃，表示我明天作画的决心。

早起到学校授完了功课，午餐后到街上替康买了做衬衫的布料，归家里早有些懒洋洋的了。傍晚时到凉台的西边，将画具放好，极目一望，一轮金色的太阳，正在晚霞中渐渐下降，但它的光辉，还像一座洪炉，喷出熊熊烈焰，将鸭卵青的天，煨成深红。几叠褐色的厚云，似炉边堆积的铜片，一时尚未销熔，然而云的边缘，已被火燃着，透明如水银的溶液了。我拿起笔来想画，呵，云儿的变化真速，天上没有一丝风，树叶儿一点不动，连最爱发抖的白杨，也静止了，可知天上确没有一丝风——然而它们像被风卷颺着推移着似的，形状瞬息百变，才氤氲蓊郁的从地平线袅袅上升，似乎是海上涌起的几朵奇峰。一会儿又平铺开，又似几座缥缈的仙岛，岛畔还有金色的船，张帆在光海里行驶。转眼间仙岛也不见了，却化成满天灿烂的鱼鳞，倔强的云儿呵，哪怕你会变化，到底经不了烈焰的热度，你也销熔了！

夕阳愈向下坠了，愈加鲜红了，变成半轮，变成一片，终于突然地沉了。当将沉未沉之前，浅青色的雾，四面合来，近处的树，远处的平芜，糊模融成一片深绿，被胭脂似的斜阳一蒸，碧中泛金，青中晕紫，苍茫绚丽，不可描拟，真真不可描拟。我平生有爱紫之癖，不过不爱深紫，爱浅紫，不爱本色的紫，爱青苍中薄抹的一层紫，然而最可爱的紫，莫如映在夕阳中的初秋，而且这秋的奇光变灭得太快，更教人恋恋有“有余不尽”之致。荷叶上饮了虹光将倾泻的水珠，垂谢的蔷薇，将头枕在绿叶间的暗泣，红葡萄酒中隐约复现的青春之梦，珊瑚枕上临死美人唇边的微笑，拿来比这时的光景，都不像，都太着痕迹。

我拿着笔，望着远处出神，一直到黄昏，画布上没有着得一笔！

3 书 橱

到学校去上课时，每见两廊陈列许多家具，似乎有人新搬了家来，但陈列得很久了，而且家具又破烂者居多，不像搬家的光景，后来我想或者学校修理贮藏室的墙壁地板，所以将这些东西移出来，因此也就没有注意。

一天早晨正往学校里走，施先生恰站在门口，见了我就含笑问道：“Mrs. C 你愿意在这里买几件合意的东西吗？”

“这些东西，是要卖的么，谁的？”我问。

“学校里走了的西教授们的，因为不能带回国去，所以托学校替他们卖，顶好，你要了这只梳妆台。”他指着西边一只半旧的西式梳妆台说。

“妆台我不需要，让我看看有什么别的東西。”我四面看了一转，看见廊之一隅，有四只大小不同的书橱，磊落的排在那里。我便停了脚步，仔细端详。

虽然颜色剥落，玻璃破碎，而且不是这只折了脚，便是那只脱了板，正如破廊里的偶像，被雨淋日晒得盔破甲穿，屹立朝阳中，愈显出黯淡的神气，但那橱的质料，我认得的，是重沉沉的杉木。

“买只书橱罢。”施先生微笑，带着怂恿的口气。

书橱，呵，这东西真合我的用，我没有别的嗜好，只爱买书，一年的薪俸，一大半是散给了，一小半是花在书上。屋里洋装书也有，线装书也有，文艺书也有，哲学书也有……又喜欢在大学图书馆里借书，一借总是十几本，弄得桌上，床上，箱背上，窗沿上，无处不是书。康打球回来，疲倦了倒在躺椅上要睡，褥子下垫着什么？抗得腰生疼，掀起一看，是两三本硬书面。拖过椅子要来坐，哗